

序 二

這本「臺灣六記」付印，本來要請周學普、曹永和兩先生寫點序文的。周先生適逢事忙，無暇及此；曹先生則又謙辭，不肯執筆；有幾句需要交代的話，祇好由我來說了。

(一)本書著者 MacKay 先生，他是加拿大人，可以說畢生在臺灣從事佈道工作。他在去世之前，把在臺灣所有的資料，包括筆記、語錄、日記及研究報告，交給 Macdonald 先生，代為整理編輯。稿成，寄回紐約出版。因此，Macdonald 先生就給本書取名為 From Far Formosa。這一書名的直譯，應為「由遙遠的臺灣」，最多譯成「寄自遙遠的臺灣」。現且不說「意識」，祇就「文字」而言，這樣的書名，在中國的出版物上，顯然有點「別扭」。爲了這一關係，周學普先生最初決定把原文 From 一字略去，簡譯為「遙遠的臺灣」。這在「文字」上，固然已無問題，至在「意識」上，問題仍舊存在。試想，一位「生於斯、長於斯」的讀者，對於臺灣怎麼會有「遙遠」(Far) 的感覺呢？我已說過，所謂 From Far Formosa 是住在臺灣的人對住在太平洋彼岸的人說的。必然的，如果本書是在臺灣出版，不論著者 MacKay 或編者 Macdonald，都不會以 From Far Formosa 命名的。因此，我們認為本書譯成「遙遠的臺灣」，在「意識」上，還是不很妥當的，至少對於讀者缺少親切之感。由於本書的內容，共有六篇，所以周學普先生就改譯「臺灣六記」；這就「文字」來說，固然充份表示了中國書名的氣息；再就「意識」來說，至少沒有「毛病」。從事翻譯，這不是懂得兩國的文字就興的，對於作者與讀者都得有「設身處地」的體會；難矣。寫到這裡，想起一件故事，情不自禁，把它記下。臺灣光復，我承乏主持省立法商學院及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，有位先生大力推薦一英文教授，經歷是在某洋行服務多年，專長是英語講得不錯；這已够荒唐，不再追述了。

(二)說說關於人名、地名的翻譯。比方說 Tan He (人名)，假定他是外國人，你不妨任意選擇兩個漢字來音譯；歡喜他，可以譯作「譚喜」，討厭他，也可譯作「丁死」；你如果確實知道他是女人，那就譯作「西施」「妲己」，也無多大出入。不過，如果他是中國人，那就不是可以亂來的了。一位中國人的姓名，經譯成英文以後，再譯回中文，要是沒有事實做參考，單憑字音，這十九要錯的。中國的方言本來已够複雜的了，何況又是多少年以前的發音。因此，我們對於這類人名、地名，除了確實無誤者外，一向都儘用原文而不作音譯的。這道理，很簡單；是怕弄錯。現在可以告慰於讀者的，本書對於中國的人名、地名，可說全部都已翻譯出來。這一工作，得歸功於三位先生。一是長老會牧師偕叡廉先生，他是本書著者的哲嗣。二是淡江中學教務主任柯設偕先生，他是本書著者的外孫。三是淡江中學校長陳泗治先生，他與本書著者也有密切的關係。三位先生都藏有著者留下的許多原始資料，經細心查對，而逐一譯出。偕叡廉先生還爲本書寫了一篇序文（原爲英文，由潘志奇先生譯成中文）。這些給與讀者的幫助很大，也可說這樣的譯本是很難得的。因此，我得向三位先生道謝。還有曹永和先生，他始終參加本書的校對，並承指出一些錯誤，熱忱可感。

周憲文於臺北惜餘書室